

# 采访 大陈岛老兵

## 第二十二期·人物名片

叶喜春，中共党员，1937年8月16日出生，海门吴叶村人。1957年12月应征入伍，成为守备16师81团2营85连的一名炮手，历任班长、排长、副指导员、连长、团司令部管理股股长等职。1982年转业后在椒江劳动服务公司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

## 看看照片，记记名字

卢珍珍

刚上岛时，每个新兵会在自己的连队里找老乡。“一个班4个新兵中，黄岩人占3个，永嘉人占1个。”只要是黄岩人，在班里，都属于老乡。

在大陈岛一起生活、生产、军事训练后，来时的籍贯成了过往，大家都是战友。

一批新兵来了，一批老兵又离开了。

当兵24年，叶喜春习惯了这种相聚和分离。

很多新兵上岛时的不适应，在叶喜春这里不存在，“我很适应”“我很适合大陈岛”，他多次提到。

以退休年龄为界，叶喜春说，当兵的时间，占了他人生最大的比例。他对大陈岛的感情，比其他人，来得更加深厚一些。

采访中，叶喜春从柜子里拿出来一叠东西，用报纸包着。

打开报纸，里面是一张张折叠整齐的报纸。“你们每一期大陈岛老兵的报道，我都收藏起来了，到今天已经出了21期了。”叶喜春说。

报道中，他叫得出名字，或者叫不出名字的老兵，他都叫战友。“看到他们的照片，他们穿的军装，就很亲切。我们在大陈岛训练、学习，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这个感情，甚至比亲戚还亲。”

以前在岛上，大家忙着生产，忙着训练，聚在一起联络感情是很少的。一旦离开大陈岛，又散在各地。再次见面，是难上加难的事。

一到下雨天，叶喜春会翻出报纸看看，看看他们的照片，记记他们的名字。人老了，他怕忘了。“平时见到对方不容易，很多只是认识，名字已经叫不出来了。”

报道中记录的岛上生活，把叶喜春的记忆打开了，“大家讲的事情，和我记忆里的差不多。不过，天台、仙居出来当兵的，从他们的讲述中，感觉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。这一点不一样，我们家条件马虎虎，自己赚工资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。”

他把老兵的报道，用微信发给远在江苏的战友，对方给他回了一个“大拇指”的表情，老人很开心。

年老之后，叶喜春的腿脚开始不方便，对于大陈岛的思念，更多寄托在照片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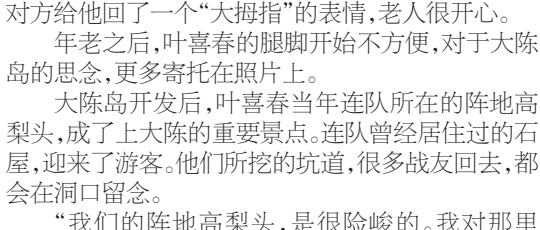
大陈岛开发后，叶喜春当年连队所在的阵地高梨头，成了上大陈的重要景点。连队曾经居住过的石屋，迎来了游客。他们所挖的坑道，很多战友回去，都会在洞口留念。

“我们的阵地高梨头，是很险峻的。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，都很熟悉，就是摆在门口的炮，和我们当时的不一样。”看着照片，老人和自己的记忆比对起来。

叶喜春和岛上的居民，还保持着联系。岛上的人，把大陈岛的变化，拍成照片发给叶喜春。他通通保存在相册和便签里，时不时翻出来看看。

虽然上了年纪，但叶喜春喜欢接触新事物，手机玩得很好。

他给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，那是一张以梅花为背景的图片，花丛间飞着两只蝴蝶。叶喜春在这张照片上，打上了一行梅红色字体：祝贺八五炮连战友联谊会江苏省徐州胜利召开，祝各位战友身体健康快乐。落款是：战友叶喜春，时间是：2018年10月28日。



叶喜春收藏了每一期大陈岛老兵的报道。

# 叶喜春：海岛二十四年

本报记者卢珍珍/文 杨辉/摄

叶喜春今年84岁了，频繁和他走动的几位老战友，喜欢叫他叶老。这个称呼，因为年龄，也因为尊重。

“他很老实”“人很好说话”，这是几位战友对叶喜春的印象。

在大陈岛当兵24年，叶喜春能回忆起来的岛上生活，都十分平淡，挖坑道、军事训练、去炮校深造。

从一个普通炮手，到团司令部管理股股长，对于当兵，叶喜春有自己的感悟。当年，他从郑州炮兵学校深造回来，在乡里的新兵动员大会上曾这样说，当兵，就像一列火车行驶在轨道上，按照轨道走，习惯了，就成了自然了。

## 习惯，成了自然

叶喜春很高，1米78的个子。我们相见的那天，他一身黑色长款呢大衣，自带气场却没有距离感。

他的声音很洪亮，可能因为上了年纪，他的讲述常常会跟不上自己的思维。不过，他又能从海量信息中，拎出回忆的重点。

他的讲述，从他的高个子开始。

新兵入伍后，他的高个子，让他比同龄人看起来更成熟，也更稳重。新兵集训就在海门东山，因为个子高，叶喜春被选去当炊事员。

身材上的优势，并没有让叶喜春的母亲稍许放心一些。“我去当兵的时候，我母亲是很担心的，她怕我没见过世面，人又老实，会吃亏。”

作为家里的老么，叶喜春的生活不算富足，但也满足。家里五个兄弟，各自都能挣工分，吃饱饭。

并没有其他原因，叶喜春去当兵，就是为了服兵役。“1956年我去体检，因为名额满了，没被录取。到了1957年，我重新去体检，才算当兵。”

在海门东山集训3个月后，叶喜春才去大陈岛。脚刚踏上岛，岛上的老兵一手接过他的行李，“我觉得很热情”。

上岛之后，叶喜春给即将退伍的老兵烧饭。两个月后，才被分到炮连，当一名炮手。

“85加农炮，是当时岛上威力最大的战斗武器。它射程远，弹丸在空中飞行速度快，弹道低，命中率高。”叶喜春喜欢枪支弹药，上手很快。

哪怕是新兵，他也是被点名做示范的人。

“三点成一线，停止呼吸扣扳机”，按照这个要领，第一次射击考试前的示范，叶喜春拿下10环。考试中的三发子弹，他同样射出三发三中的成绩。

父亲第二次上岛来见叶喜春的时候，他每个月已经开始拿23元的工资。旁人和他父亲说：“你儿子做事积极，升为副排长咧！”

母亲眼中的老实人，在大陈岛找到了施展拳脚之地。

1963年3月，叶喜春被派到郑州炮兵学校继续深造，两年后结业。结业后回到家的间隙，乡里邀请他，在适龄青年征兵动员会上，讲讲当兵体会。

看着那些青年，叶喜春说了这些话，“我在家里，也和你们一样生产劳动，离不开父母亲，离不开家。部队需要我，叫我去当兵，我就去。一到部队，看到老兵对新兵很热情，领导对战士也很关怀。部队虽然有纪律，但是按照纪律走，就没有关系。就像一列火车，按着轨道走没问题，没按轨道走，你就要出事。一旦习惯了，也就成自然了。”

没当兵前，叶喜春眼里的世界只有海门，当兵之后，叶喜春的世界更大了。

叶喜春被乡里邻里羡慕，他的父亲，第一次佩服起他。

“我在部队，没有什么大成绩，很平淡。但领导要我做什么，我就老老实实做。”当兵大半辈子，这是他最大的领悟。

无论生产还是生活，叶喜春说，他是很适合在大陈岛生活的。哪怕一件很小的事，他都会做到最好。

当年部队文化学习时，连队组织考试，要求每人写100篇体



会，写诗歌或顺口溜，一篇能抵十篇。叶喜春也写了一篇顺口溜——

### 《镰刀颂》

木柄铁体是镰刀，它的架子虽然小，嘴巴尖尖口发光，千起活来沙沙叫，战士用它割茅草，送到伙房代柴烧，节约木柴莫佬佬。

岛上24年生活，叶喜春就如他笔下的那把镰刀，收割了他的青春，也收割了大陈岛的往事。

## 叫停，救了战友

1958年开始，为了军事防御，大陈岛开始大范围挖坑道。

一钎一锤的艰难，曾被很多大陈岛老兵提起。经历过坑道前期的掘进，以及后期的浇水泥部分，叶喜春的记忆里，有很多的人和事。

没有技术，没有经验，岛上的战士或干部，仅凭一双手，一股气在做这件事。

一个战士站在前面，肩上扛着钎，另一个战士站在后面，拿着锤敲。一下一下，在大陈岛的山体里，挖出坑道来。

坑道越往里，就会出现漏水和掉小石子的情况。漏下来的水成了积水，混着炸药坑道时残留下来的炸药粉，有很大的毒性。“很多战士都是一天到晚浸泡在水里，双脚出现溃烂。晚上睡一觉，第二天双脚底下，都会生疮。”嘴巴喊疼，轮到他们挖坑道时，同样没有怨言。

任务繁重的时候，每天掘进都会有一个指标。“今天掘到哪个位置，用皮尺来量。”一旦指标下来，一天就得掘进去一米深，“正常情况一天三班倒，紧张的话一天两班倒。”步兵和炮兵所需的坑道，大小不一样，进度也不一样。

没有技术支持的年代，挖坑道可能就是丢性命的一件事。

叶可寿，是叶喜春的同村老乡，比叶喜春晚一年上岛。如今，他被埋在椒江烈士陵园里。

按照挖坑道进程，1959年，岛上坑道进入浇筑混凝土阶段。

叶可寿负责修整坑道外型，方便工兵安装模型。

“打个比方，一个坑道高3米、宽2.8米，模型是这个规格，那坑道外不平整的部分，要剔除掉。”

叶可寿施工的时候，坑道不停地掉泥土，由于视线不好，他跑到坑道外，站在顶上看。“茅草太多了，他没看准地方”，一时间，整个坑道陷了进去，叶可寿也一同掉进去，两旁石子不停地往里砸。

战友经过20多个小时挖掘，才挖出叶可寿，已经没有性命。

这个惨痛的教训，一直留在叶喜春的记忆里。

“在上当兵的，大多是贫困家庭出身，人老实，对领导的命令，他们都会无条件执行。”叶喜春说，自己一次主动叫停挖坑道，还救了一回人。

那次，一个坑道掘进中塌方了。领导决定从侧方掘进，挖

出另一个小坑道，查看情况。他让时任副排长的叶喜春，带两个战士，从东面掘进，和另一对从西面掘进的人配合。

“我和两个战士趴着排石块，排了2个多小时，头顶上的石子一直掉。我用木块一直支撑着，但心里没底。”叶喜春主动叫停了掘进，并派其中一个战士去向营长请示。

营长过来看了不到10分钟，坑道“轰”一下塌倒下来。

“你如果盲目干，就会出人命。那两个战士，对我很感激，感觉自己捡回来了一条命。”这件事，成了叶喜春深刻的记忆。他的叫停，赢得了营长的肯定。

## 上岛，就像回家

“我在部队没有什么大成绩，领导让我做什么，我都老老实实做。但是，我很少主动去找领导，那时候，看到领导，我会有点害怕。”等到叶喜春自己当上领导，他开始主动去找战友。

“农村来的，一般文化程度低，用牙膏肥皂都很节约。”叶喜春都看在眼里，他会主动靠近这样的战士，找他们谈心。

引信手殷侯荣，是江苏人，1米6高。“他个子小，128斤的炮弹根本扛不动。我当时当副指导员，就把他安排在四炮手。”能照顾到的，叶喜春都会适当考虑。

叶喜春对战士的好，对岛上居民的关心，他的小女儿叶素清感受最深了。

“爸爸忠厚老实，也很平凡。他去当兵了，家里的事情都很少顾。”去大陈岛之前，叶喜春的妻子，一个人照顾家里3个孩子。

叶素清8岁的时候，她和母亲还有姐姐，以随军家属的身份，一起登上大陈岛。

离开海门，叶素清哭得最厉害。

但一到岛上，她却觉得大陈岛很亲切。

“岛上的百姓对我们很好，他们说爸爸是个好连长，经常帮他们。”军民一家亲，岛上居民从家里拿出年糕、海带送给叶素清一家，煮好的海带还放了很多猪肉。“有些鱼我们吃不惯，他们会炒成鱼松送给我们。”

岛上居民的热情，让叶素清有一种错觉，“好像从一个家，来到了另一个家，大家都很亲密。”

叶素清也是第一次感受到，很少顾家的爸爸，原来在岛上这么受欢迎。

岛上生活条件很差，叶素清记忆里最有趣的事，就是趴在妈妈背上，去露天操场看电影。对于爸爸，她的记忆很少。“爸爸的事情，我知道很少，他每天很早就出去了，但很晚才回来。”

即使这样，女儿眼中的叶喜春，仍是个和蔼可亲、好好说话的爸爸，“自己从来没被打过”。

“爸爸这一辈子很平凡，也很少和我们说岛上的苦与累，但我知道的，他现在腰不好，和挖坑道分不开。”叶素清很笃定。

1982年，叶喜春转业后，到椒江劳动服务公司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转业前一年，叶喜春让家属提前离开了大陈岛，叶素清回到当地初中学习。

“妈妈有时候会埋怨，说爸爸没给我们安排好工作。”一旦听到这些，叶喜春不接话，就当默认了。

质朴、踏实，是叶喜春这辈子最可贵的品质。岛上24年生活，成了他这一生最闪耀的回忆。他的性格，在大陈岛这片土地得到滋养。

